

萧红（1911—1942）

中国女作家。原名张迺莹，黑龙江呼兰（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人。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同年与萧军合出小说、散文集《跋涉》。

被誉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洛神”，鲁迅称其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商市街》等。



责任编辑：顾 熙
见习编辑：张 君
策 划：村 上 苟 敏
封面设计：言 成



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
一旦失掉了
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编辑说明

《回忆鲁迅先生》一书，于1940年7月在重庆妇女生活社初版，署名萧红。书中除萧红撰写的同名散文名篇之外，另附有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和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两篇文章。

1941年3月，重庆妇女生活社再版了此书。1946年10月，生活书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出了新版。其后，生活书店又再版，风行多年。

如今，《回忆鲁迅先生》已被公认为萧红散文的代表作之一，通过萧红的笔，我们看到了鲁迅在家庭生活中温情可亲的一面。

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曾在《萧红评传》一书中评价说：“这不是她为了纪念鲁迅而写的第一篇，也不是她最后的一篇，但要算她纪念鲁迅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他又说，在这篇作品中，萧红以动人的笔法，捕捉住了鲁迅最后岁月中的精彩片段；只有像她这样善于观察的

作家兼鲁迅密友才能有此精妙的记述。萧红在文章中并没想去研究鲁迅的思想或他的政治活动，以及他的影响力、他的地位、缺点和优点。萧红只是用她的笔将鲁迅先生家的大门敞开，让读者看看那不常见到的鲁迅：他的家庭、家中的摆设和鲁迅个人性格上的特征及怪癖。

总而言之，萧红以她女性细腻的手法和像画家一样的生花妙笔将景物一一写活了。她这篇回忆文章被公认为到目前为止纪念鲁迅的文字中最隽永、最深入的一篇。

本次出版，编者除依据生活书店1946年出版发行的版本为底本进行编校外，增补了萧红关于鲁迅的多篇作品，涉及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让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萧红的文字来一睹二十世纪两位伟大的中国作家之间的友谊。

此外，为最大程度上保留原作精髓，作品中的部分字词、标点符号、计量单位等的用法均保留原貌，不作修改。

萧红本人创作的篇目会添加题注，标明首刊日期、报刊名称、作者署名等，作者标注时间有误的，不作改动，在题注中另作说明。为方便阅读，对书中的人名、地名、作品、重要事件等进行简要注释。

目录

001 | 回忆鲁迅先生

051 | 鲁迅的生活（许寿裳）

077 | 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

123 | 后记



附录



127 | 鲁迅先生记（一）

131 | 鲁迅先生记（二）

139 | 离乱中的作家书简

143 | 逝者已矣！

147 | 海外的悲悼

151 | 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155 | 民族魂鲁迅

回忆鲁迅先生^①

萧红

-
- ①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1939年，萧红应邀先后写了《记我们的导师》（刊于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刊于1939年10月18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刊于1939年10月14至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与11月1日武汉出版的《文艺阵地》第4卷）、《回忆鲁迅先生》（刊于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化》第4卷）、《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刊于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二辑）等。《回忆鲁迅先生》是萧红综合以上各篇内容改写的。——编者注。后文如无特殊说明，皆为编者所注。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的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窗子开着，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火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①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① 许先生：指许广平。

过了一会又加着说：“你的裙子配得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宴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

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的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他就生气了，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她们，这种眼光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①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① 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指鲁迅作品《范爱农》，出自散文集《朝花夕拾》（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

二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

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的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①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②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③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

① 北四川路：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为南北向。萧红和萧军在上海期间曾住在这条街上。

② 大陆新村：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原为施高塔路），是一群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新式里弄房屋，鲁迅居所位于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

③ 海婴公子：周海婴（1929—2011），鲁迅和许广平的独子。

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和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足，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三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先生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①，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了起来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

^①《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由鲁迅搜集、编辑。

“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里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一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得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

饭，又谈到《伪自由书》^①及《二心集》^②。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的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手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小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①《伪自由书》：鲁迅杂文集。

②《二心集》：鲁迅杂文集。